



者造改然自的大偉

林秋冰

行印座書華新南中譯丁魯

目次

(一) 米秋林的生平及其功績…………… 里薩宛柯 一

一、生活中的經歷…………… 一

二、大革命前的米秋林…………… 六

三、蘇維埃政權下的米秋林…………… 一二

四、自然的革命家…………… 一七

五、多角的天才定…………… 二一

(二) 米秋林的書翰…………… 二七

一、給西伯利亞原始林的居民…………… 二七

二、給西伯利亞的園藝家…………… 三〇

三、果樹在烏拉爾地方應如何培植？…………… 三四

(米秋林覆齊略賓斯克園藝家雅路辛的書簡)

四、給烏拉爾及西伯利亞的園藝家…………… 三九

五、給西伯利亞的集體農莊農民園藝家及農業專家…………… 四三

六、我們的當前任務…………… 四五

(三) 關於採用米秋林方法的工作…………… 波 夫 五一

(一) 米秋林的生平及其功績

一、生活中的經歷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遼桑縣布洛斯基鎮，退伍軍人弗拉季米洛·伊瓦諾維奇·米秋林的小康之家中，誕生了未來蘇聯的偉大園藝家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米秋林。爲了要受教育，這個孩童曾入遼桑縣立中學校。但自一八七〇年由於父親的去世和全家遭遇了整個破產，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就不得不爲獲得一片麵包，拋棄了學業爲生活去找出路。

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的青春境遇確爲坎坷。一個月爲拿到十二盧布五十戈比的工資，他在莫斯科遼桑鐵路的科茲洛夫車站當站務員，起初是在貨物部，後來調到遼桑科茲洛夫魯吉西奇夫區當過鐘錶和信號機的修理技工，前後在這裏工作了十二年，未受過特別教育的青年米秋林，一面當着事務員，一面又學會了當時最進步的技術。科茲洛夫的居民有生第一次見過的電燈，就是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那時在車站上按裝的電燈泡所照耀的光亮。電氣及精密機械學，是米秋林一生始終未曾放緩過的興趣。

然而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的基本熱情並不僅限於這點。對於園藝的熱情——從最幼小時代就蘊發在米秋林的智情之中。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在後來曾這麼寫道：『或許因為在遼桑縣從祖父在果樹栽培方面遺留下的許多個人的成就，也許由於負有同樣園藝家聲譽的曾祖父在遼桑縣給與我的遺傳，不然就是因為我父親個人在果樹栽培事業上所作的一切範例，總之，這一切情形，從我最幼小時代，就給與我很深刻的影響。』現在還記着，只要是為培植某種植物能得生長起來，我是不顧一切的要去完成這一念頭，往往因為過於熱情，以致我對於生活上的一些瑣碎事情漠不關心。有不少事情好像走馬觀花般的從我身旁滑過去，在我的記憶中未留下一點痕跡。但現在好的回想起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由於物質財富極端缺乏的結果，勢必費了許多力量 and 心血，並且受到了種種損失』。

剛二十歲的青年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從自己的微薄工資內，每月支出三盧布作為農園的租金，付給他在科茲洛夫市保魯塔夫街所租的地皮，以前這是一塊荒蕪的空地。由於他對園藝的這種熱情，對於任務上的這樣認真，便可以說明了一切。青年米秋林從一八八七年起就在這個地方開始有關果樹栽培的試驗工作。他用掉了最後的一文錢，從各處定購種籽和樹苗。不久，在他租賃的農園裏，滿滿的生長起應有盡有的各種各樣果樹。

十三年以後，米秋林在他當鐘錶和信號機修理技工中所得到的薪金中，除去維

將自己的物質生活需要外，還可以湊成一部分的積蓄。於是他在二八八八年以分期償還法，才得以在科茲洛夫市區的托爾麻佐夫村，購置十六公頃土地。米秋林既獲得了從事實驗工作的可能性，他便在俄國果樹栽培史上，第一次創立了指導有園植物雜種工作的養樹園。米秋林不辭辛苦從市內六公里的路程，將這些最重要的樹苗和小樹，用自己的雙肩搬運到這個地方。

但托爾麻佐夫的土地並未能使這位不知疲倦的園藝家滿意。經過了十二年間的工作，米秋林得到的理論是：如想培養自己的雜種樹苗，則需要更嚴苛的土壤條件。因此他離開了托爾麻佐夫的黑土，——居在隔科茲洛夫有二公里遠的頓士卡雅村附近的列斯諾伊包洛涅契河畔。他又將自己的一切樹木移植到這裏，從一九〇〇年起直到結束他光榮的一生止，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都在這裏工作。

當時（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米秋林的工作，在國外已享有廣泛的榮譽。美國的「甫里達斯」學會曾聘他為會員。根據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米秋林以自己建立的方法，開始進行各種有園樹木雜種化的複雜工作。

一九〇三年米秋林向政府提出報告書時，建議以他的養樹園為基礎，最低限度應組織一處初級果樹栽培學校。但在三年後，一九〇七年才接到政府批駁的通知文件。米秋林的事業名聲日益昭彰。一九一二年美國以公式的聘書請他住在美國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帝俄政府因為怕貽成「笑柄」，不准許他到美國去，並派沙洛夫將軍和

米秋林談判，要求他遷到彼得堡，在農林部當一官吏。但米秋林拒絕了這雙方的要求，仍然選定在自己的果樹園裏，從事那種艱苦的工作。

一九一八年在科茲洛夫市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第三天，米秋林便表明自己的希望，願同勞動人民在一起工作。

一九一九年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將米秋林的養樹園劃歸國家保護。在飢饉和荒亂的那些年月中，蘇聯政府竭盡一切來扶助米秋林的養樹園並供給他所有的食糧與燃料。

列寧對於米秋林的事業非常關心。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八日，丹包夫斯克的縣執行委員會，接到應將有關米秋林的實驗和事業的報告書提交與人民委員會的要求，並以電報指示說：「如能實驗栽培新的植物對於國家是有莫大的意義」。

在這年夏天，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訪問過米秋林的養樹園。

一九二三年，米秋林養樹園的生產品展覽在第一次全蘇農業展覽會上，對於這些出品，米秋林得到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最高獎狀。當年十一月蘇聯人民委員會便頒佈條例，規定該養樹園為具有全國意義的一個科學實驗機關。

一九二五年當舉行盛大的米秋林事業五十年紀念日時，授與他以勞動紅旗勳章。一九二七年為紀念米秋林養樹園的工作成就，攝成了「在丹包夫的南方」的電影，這部影片不但上演於蘇聯，並在國外（在美國）亦備受一般觀眾的歡迎。一九二

九年又出版了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的著作『五十年工作的總結』的豪華紀念版。

一九三〇年加里寧再度的訪問了米秋林。一九三一年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雅克列夫和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委員牟拉洛夫亦來訪問米秋林。

在這年，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榮膺了社會主義祖國的最高獎賞——列寧勳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議，將科茲洛夫市改稱為米秋林斯克。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蘇聯全國慶祝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事業的六十年紀念日，在米秋林斯克召開米秋林主義者、實驗家的全蘇會議。在這個慶祝大會上集合了全國的最優秀突擊隊員、集體農民以及許多學者。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一致決議，授與米秋林以科學與技術的勞動英雄稱號。並且他在這最高獎賞之中，還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最高嘉獎。

一九三五年由技能審查委員會的決議，贈與米秋林生物學博士的稱號。科學院的會議選出米秋林為名譽會員，捷克斯拉夫的農業科學院亦選他為會員。

惡化不治的病魔纏住了米秋林，使他不得離開病床，但在最後的一刻鐘，他仍對自己的助手底工作抱着不斷的關心而加以指導。

在六月七日九點三十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果樹栽培的革命家——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竟與世長辭了！

蘇聯的勞動人民當讀到如下的訃文時，在他們的心靈上立刻就籠罩着一種莫名的悲哀。

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務院並聯共中央委員會茲對一生獻身於動勞大眾，創造了數百種新果樹品種的優秀蘇聯學者，勇敢的自然改造者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米秋林之逝世，謹誌哀悼，特此通知。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在悲壯的送葬行進曲的合奏下，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的遺骸納入靈柩，安葬在米秋林斯克市中央廣場的墓地中。政府官員、各界的代表、這位偉大學者的同鄉、知己都前來參加向他表示最後的告別。米秋林的墳墓上綻飾着他一生用盡心血所創造出來的各種珍奇植物。

美國大使蒲立德代表美國人民與美國政府向李託維諾夫轉致哀悼之意。全世界的新聞均登載米秋林的逝世，為人類不可彌補的一大損失。

二、大革命前的米秋林

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生存在世上，雖有八十年的歲月，但其中的六十年，完全獻身於果樹栽培的理想上。這六十年的工作中，四十三年屬於大革命前的時期，十七

年則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

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中間的鴻溝無法測量，那末在米秋林的生活與活動上的四十三年間和十七年間的這一差異亦無法測量。這正如在地主、資本家的枷鎖下，苟延殘喘的一些可憐農民的生活，和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集體農民或工人，有同樣的顯著的差別。

米秋林在自己的六十年紀念日時，曾這樣寫道：

『我經過了兩個皇帝的朝代，而又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活動了十七年，我從一個社會，轉移到另一個完全對立的社會。這兩個社會由於一道深淵而被隔開。其中的一些事實，由於下述的各點便可瞭然。在我長年間關於果樹改良的全部活動上，我為工作向來就未受過帝俄政府從國庫內撥出一文任何性質的補助金。

我儘可能以自己的勞力所得的財富，來發展自己的事業，咬緊牙關，忍受一切痛苦，不斷地同貧困鬥爭，從未呈請過國庫予以扶助基金。

我相信十月革命是當然的結果，根據歷史的規律性，迎接這一歷史的必然成就，站在蘇維埃政權上，以勞動階級無條件的走向自己黨的道路上這一號召，爭取所有的忠實可靠的農業專家的響應』……

有些人專好造謠生事，搬弄是非；有些人却愚蠢無智，好似家畜般的得過且過。這就是革命時期的這位偉大果樹栽培家在工作當中所處的一些情勢。

一九一三年在他給出版於洛斯特夫「園藝家」雜誌寫的自傳中，米秋林表示自己是個「園藝愛好家」。他對於一些學者、半學者流的小官吏、小市民方面發出了嘲弄，以悲忿的語調這樣說：

「有些人可說是用最奇妙的書信，來故意和我搗亂，確實使我頭痛。在這些人間，是誰寄來的信件，我一看郵票就能猜中，這些在信片上亂寫一氣，語無倫次的人物，不外乎是官廳的主任先生們。你要讀下去時，他們這些忝不知恥的要求，更使人吃驚。信內說：「急速寄來新品種植物樣本是耍」，「因有調查必要，希將你所有關於雜糧的著作寄來是荷」，不然就是說「你以為被赤紅的熱鐵燒傷的鳥眼和受到同樣火傷的嫩芽中間，有怎樣的共通性呢？」」

米秋林在大革命前四十三年間的工作中，創造了一百五十多種菜果、梨、桃、櫻桃、漿果以及其他的貴重植物。這些品種，已在科茲洛夫附近的，這位思想家而又是一個園藝學者的樸索農園中，開花結果。米秋林能瞭若指掌的，在一些園藝家中，數出誰家栽有他的品種。米秋林品種，比他周圍的果樹園的品種，不但在質量上優良出衆，即在品種自身上言之，亦非常珍貴，因為在帝俄時代，米秋林品種，未得到普及栽培，由此即可知當時的社會如何落後；非文化性的無智狀態，怎樣支配了當時的生活。貪婪無厭的富農，不但盡量剝削自己果樹園的整個收穫，並且爲了下一次的收穫，竟拋棄自己的果樹園而去租賃沒落地主的果樹園，在這種狀況下，當時的果樹園

藝，還談到有什麼革新的可能呢？

水果對於貧農，因有種種理由限制是無緣相近的。名門貴族、大資產家等對於國產品的任何東西，都根本加以蔑視，由於窮奢極慾的要求，他們以貨車和輪船，從南國或國外運到一些精緻的名果。甚至於在他們的飯桌上和房間裏擺飾的花卉，都是從法國南部，用特別快車送來的。如此，丹包夫縣，科茲洛夫近郊的這位「畸人」所創造的新品種蘋果、梨，還有誰來需要呢（在全部小市民的概念中，都以爲米秋林是個畸形怪物）？雖有一部份和他自己一樣的愛好家、熱心家需要他的幫助，但這些人爲數太少，並且他們又沒有什麼資產。

美國人——他們比當時米秋林的本國人還聰明，利於先見之明，並富於企業心，美國對於米秋林的工作，一向即抱着莫大的關心，在第一次歐戰前的十八年間，當時的華盛頓農業研究所長，著名的美國植物學家梅耶爾幾乎每年都來訪問米秋林，這可說是一種出人意料的事，並且米秋林在一八八八年創造的稱爲「布洛特羅德納雅」的櫻桃品種，已在一八九〇年普及到美國；一八九三年，還有英文達士教授，在美國園藝家會議的席上報告說：米秋林的櫻桃，在北美的風土條件下，生長的非常健壯，這更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實。

米秋林因爲使植物互相交配，遭受到許多人的攻擊，他們說他的行爲是意在冒瀆神聖，而來反對教會和「神的法則」。米秋林始終未能忘記，某一次在他同美國來的

客人坐在果樹園中時，曾有一批科茲洛夫的僧侶、神學院的教師們瘋狂般的跑到他的面前，舉發他的罪狀說：『你這個傢伙就是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吧！一些違犯神的意旨事情你都作出來了，你把自已的果樹園變成了賣淫窟，快醒悟吧！你這個罪人……』

米秋林的精神始終一貫，願為人民服務，他極力主張，果樹栽培既已走進別開生面的新的途徑，必須適應這一要求，訓練出新的園藝家幹部。他呈請過帝俄政府，將自己的養樹園收為國有，附帶的成立一處園藝學校。一九〇八年關於這一事由，他提出了報告書，但農林部的答覆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你提出的報告書內，由於專門家的批評與農業專家的定期刊物，農林部始得知悉你的實驗，並得機會估計其有益的意義。除極少的特殊例外，農林部為繼續實驗有關園藝的個人，則予以扶助資金，不然如你能採用農林部創立的園藝實驗設備，或認為在這領域內，能接受某種委託事業時，本部始能承認你的實驗和技能尚有利用的可能性』。

在米秋林提出報告書後，經過了三年，才接到了這份狡猾的文件。這對於當時為自己的心愛事業受到巨大損失，嘗到許多痛苦的偉大實驗家，確實是一種嘲笑，一種侮辱。米秋林也以同樣的心情來解釋它。米秋林對自己的創造能力已有高度的把握，並不需要向這些自高自大的沙皇官吏低頭，更不需要為完成『某種』莫明其妙的委託事業，而將自己變成他們的奴僕。他從未期待過物質上的援助，正同一些美國人想以

最高的價格，買到他所創造的植物增殖專利，他未接受過他們的物質援助一樣，米秋林也未接受過帝俄政府的任何援助金。

從科茲洛夫商人街的小市民和市幹部的眼光來看，米秋林的確是一個把土地浪費在『無謂計劃』的『半瘋狂的畸人』。當米秋林受到美國聘請並被選為學會的會員時，在這果樹各種新形態的偉大創造家的祖國——俄國——却正想『強制收買米秋林栽培果樹的地點，擬定計劃將該處改設為市營菜園』的時代。

同時米秋林是一個非常富於理想的人，因在他的周圍籠罩着這樣黑暗的愚妄、落後以及白眼狀態，竟使他的大公無私的精神，處處受到嘲弄與打擊，以致使他陷入絕望的地步。他以充滿着悲劇的情緒，在一九一五年自己的日記上寫道：『實在不堪言狀，以多年不屈不撓的勞苦結果所創造出來的許多明明有價值的新品種植物，反而使社會的關心幾近於零，從政府當局亦得不到半點鼓勵，物質的援助更談不到。在俄國若想像發展有益的事業，什麼期待也辦不到，結局只好毀滅事業，拋棄果樹園。新品種的三分之二的一部份，因為缺少必須的照顧和空地的不足，已被摧殘死亡，一部份則散逸在國內、國外的各方面的顧客手中，在國外的已被改頭換面，規定了新的名稱又運回到我們國內。我現在已精疲力竭，不得不和自己的心愛工作分手了，雖是逐漸的（因現下許多樹木正在結果期間），但遲早得定全放棄這一事業』。

根據列寧底表示：米秋林也是在資本主義的重壓下，被窒息的優秀的人民天才。

一人。所以如果未有大革命의來臨，米秋林本身，他的果樹園、他的品種、他的事業以及工作的方法，一定要全被毀滅而不留一點痕跡；但偉大的十月革命却使我國的整個社會面目更新。於是米秋林的天才在蘇維埃政權下，破天荒第一次得以開放了美麗的花朵。而在現今，未有一個勞動人民不知偉大的蘇聯園藝家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米秋林的名字，並且由於米秋林偉大的實驗和天才，豐富了我們的科學，提高了我們的生產戰線。

三、蘇維埃政權下的米秋林

當一九三四年九月舉行六十週年紀念典禮時，米秋林對斯大林同志上書寫道：

「蘇維埃政權使我在六十年前，從貧困的農園附屬土地上，開始創造的新品種果樹和新植物栽培的小事業，變成爲擁有數千公頃果樹園和具有出色的實驗站、研究所，並擁有數十人卓越出衆的科學家的全蘇的科學果樹栽培及植物學的一大中心地。蘇維埃政權，閣下領導的黨，同樣的使我這個曾經帝俄時代的科學與農林部的官吏未瞧到眼中而受到嘲笑的孤獨實驗家，成爲了栽培數十萬植物的指導者及組織者。共產黨與勞動人民，不惜餘力予我一切必要的條件，也就是實驗家爲完成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我現在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我創造的貴重果樹品種，從實驗地區不但傳播到每個富農、資產家的果樹園裏，並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果樹園裏代替

了結果不良的一切劣等品種。蘇聯政府以我國人民的最高褒賞來獎勵我，將科茲洛夫市改稱為米秋林斯克市，授予我列寧勳章，刊印我的各種著作，對於這一切的一切，我向你——建設幸福愉快的勞動社會的工人大眾的指導者、統帥者——斯大林同志，以我六十年的生活成就，呈獻我滿腔的感謝和信愛的敬意」。

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當回顧自己走過來的六十年路程時，他那老邁的胸懷不禁沸騰起來，作出如此的表現，回想、比較，完全集中在這點。未被喚起而受許多沙皇官吏和一些所謂「學者」的無知分子投以嘲笑的孤獨園藝家米秋林，如今在蘇維埃政權下，得到黨及政府的愛護，成為了名聞全世的大學士、後繼者、助手和弟子當中的指導者。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諸條件下，米秋林的事業，究竟得到怎樣的收穫呢？於是我們便可看到他在十月革命以後僅僅十七年，就創造了約有二百多種新的果樹品種，也就是比在帝俄的條件下，四十多年的年月內，作了更多的事業。

在十月革命前後，米秋林的微不足道的這處果樹園內，完全陷入不堪收拾的狼狽狀態。在這塊不甚寬闊的地面上，擁擠不開滿滿的生長著樹苗和小樹，並且又無柵欄又無管理——在這當時因為米秋林已年邁病弱，加之未有一個幫手。因此這個優秀的果樹園勢所難免要被破壞。巷戰，自衛軍的隊伍，似潮水般的從科茲洛夫向前湧進，米秋林的一切創造物，正瀕入將被破壞的千鈞一髮的危機之中！

蘇維埃政權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在這困難時期，保證供給米秋林的食糧與燃料，

同時派遣對果樹有理解的人員，明瞭他的工作，以便援助他擴充果樹園的面積，於是便將離科茲洛夫二公里遠的舊托洛茨基僧院的花園，劃給米秋林處理。米秋林在他一生直到最後的一刻仍不能忘懷的助手——勞動紅旗勳章的榮膺者——農學家果爾修克夫，從這時起就參加他的工作，這個果樹園在當時稱為米秋林實驗果樹栽培園，果爾修克夫曾代理團長米秋林的職責。年復一年，這個果樹園以長足的進步向前發展，以後改稱為自然選種進化學研究所（現在稱為自然選種學實驗站），現已名符其實成為蘇聯的最大科學研究機關之一，若從實驗站的整個珍貴設備方面言之，在歐洲或美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可與比擬的。該研究所佔有的面積達三〇〇公頃。許多卓越的研究員均接受米秋林的指導，同他在一起工作到他的最後一分鐘，他最親近的助手和摯友——雅可甫列夫、鐵霍諾夫、巴喀列里、熱心的米秋林主義者共青團員耶尼介夫，他們都同伊萬·弗拉季米洛維奇生活在一起，根據他的課題，在這果樹園完成了不少最有意義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根據政府的指令：所有與米秋林事業有直接關聯的機關，均冠以米秋林的名字。其中特別應指出的有在我國任何部份都有地區實驗站或分站網的北方果樹栽培中央科學研究所（即現在的全蘇果樹栽培科學研究所）、訓練選種學家和高級米秋林主義園藝家的技術學校、果樹蔬菜專門學校，以及在米秋林斯克周圍佔有七・〇〇公頃土地的七處國營果樹農園。

帝俄政府未曾撥給米秋林一文錢，而在蘇聯國家則對於米秋林的事業業已支出數百萬盧布。帝俄時代根本就未重視過米秋林，但在蘇維埃政權下則于米秋林開展他的創造事業的一切可能性，他受到最高的關懷與敬愛，使他發展為現代最有權威的拔萃學者。曾被科茲洛夫市的一羣寄生蟲想改為菜園，在這塊狹小土地上掙扎起來的許多優秀米秋林品種，現已增為數十萬棵樹木，這些樹木又成為成千成萬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的果樹園，在數萬頃的土地上栽培着。

米秋林有一次說過：

『在我自己說起，我彷彿突然間遇到了見所未見的一位可愛的親人。』這位寡言深慮的思索家——米秋林，當他比較在帝俄制度下與蘇維埃政權下自己的生活時，便會下意識的流露出這一感激的表現，的確，蘇維埃政權拯救了米秋林的創造天才。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他才得到了自己多年心愛的事業上的一切生活的真正意義。以前他徒然夢想的事情，現在完全付諸實現。他的理想已浸透在曾被無教育、無組織的牆壁隔離開的廣泛的人民大眾中間。先進的俄國學者們，曾對國外存在的科學事業的可能性發生過歎息，對在外國的工作同志表示羨慕之情，像這樣的舊時代與任務完全改變了，著名的美國園藝家、還種家漢贊教授前來參加米秋林六十年紀念慶祝大會時，在參觀了選種進化學研究所後，他說：『美國最大的南塔高達試驗研究站，我以為它是設備最完整的研究站了，但現在我才明白它的設備還不及米秋林研究所的一半』。